

蝉

垂缕饮清露，
流响出疏桐。
居高声自远，
非是藉秋风。

【翁斋语话】

该诗作者虞世南，官至秘书监，封永兴县子。论者有谓，唐太宗曾一再称赞虞世南的“五绝”（德行、中直、博学、文词、书翰），故该诗或寓自况之意。照我想来，这样的自况是很值得肯定和赞扬的，因为表明了自况者的追求与秉持，而且是心口如一、言出行随的，不是像眼下的某些腐败分子那样，台上唱高调，台下另一套。另外，我还想到，是否唐太宗的赞扬乃作者这首诗的写作缘起呢？

【翁斋赏诗】

理语警策亦好诗

——读虞世南诗《蝉》

□于冠深



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”两句，很值得细嚼。“垂缕”一词语义双关，用得很巧：明里是在说蝉，又让人想到那些峨冠博带的官员，其中当然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内。

所谓“饮清露”，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去看，当然是站不住脚的，但我们不可以苛求古人。在古人看来，蝉就是饮清露的。小时候我在家乡，乡亲们也都这样认为。在作者的心目中，就因为蝉饮清露，所以品格高洁。

蝉鸣而曰“流响”，一个“流”字用得极好。蝉鸣过耳，确实有如流水在淌。就我所知，蝉是什么树都可以栖止的。作者却单道梧桐，想来也是为了衬托蝉的高洁而特为做出的选择。不是说凤凰鸟非梧桐树不落吗？可见梧桐树的不同一般。由此或可认为，作者是在着意塑造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了。

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两句，在上述铺垫的基础上推出，可谓水到渠成。这是两句警策峭拔的哲理之言，予人以深刻的启迪。

王国维论诗，有景语、情语之说。我以为景语、情语之外，分明还有理语，譬如这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就是。或曰：诗是不适用于讲理的。对此我不反对。但是并不绝对。关键是看怎么个讲法和讲成什么样子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诗是语言的珍珠。或形象，或含蓄，或凝练，或警策，或奇绝，等等，总而言之，独出机杼，不落俗套，令人眼前一亮，心扉顿生共鸣，无论状物抒情还是言理，我以为就都是好诗。

居高所以声远，非缘秋风吹拂。“自”是必然性。“藉”是依赖性。高与远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。诉诸听觉，曰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。诉诸视觉，曰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登高望远。诉诸高洁人品，就是“人的名，树的影”，格高名传远了。

从比较准确的意义上说，高洁人品之名的传播，归根结底也还须有所凭借的，就像声音的传播不可能离开空气一样。所谓不“藉”也者，只是自己无须也不屑于去借罢了。高洁的人品是紧缺社会资源。百姓心里有杆秤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故虽然高洁者自己干名无求，群众却视为楷模，口口相传，载于道路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“居高声自远”的内在缘由了。不言而喻，也只有这样的“自远”才弥足珍贵，正所谓“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”。

（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，出版《苔痕上阶》、《草色遥看》等多部著作）

【丹青传奇】

□丁东

今年7月7日，是卢沟桥事变76周年，在北京雍和艺术馆举行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新书发布会。新书是一部名为《浩气长流》的画册，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。内容是重庆50余位画家历时8年完成的画卷。原作长达1012米，描绘了1438个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历史人物，总装裱面积近30000平方尺。到场的有数位年逾九旬的国军抗战老兵，有国共抗日将领的后代和各界文化名流数百人，而活动的主角，却是民间人士王康。

王康是一位当代奇人。他生于1949年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。有位电影学院教授拍了一部名为《六十》的纪录片，从头到尾都是王康述说生平，讲的是四川话，却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

王康出身知识分子家庭。幼年时父亲就蒙冤入狱，母亲是一位深受学生敬重的中学教师，舅舅唐君毅则给了他深刻的精神影响。恢复高考后，他考入西南师范大学，发起普遍人文学社，并任社长。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多年。

我第一次与王康见面是十几年前。当时余世存主持《战

浩气长流天地间

略与管理》杂志，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次沙龙，主讲人就是王康。当时，台湾由陈水扁当政，内地一些网友主张武力统一的声音分贝很高，在沙龙中亦如此。王康当时已经完成了五集电视政论片《大道》。他对第三次国共合作寄予很高的期望，当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现实性。不承想几年后，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终于握手，为中华民族的前景展示了新的可能。

以后和王康的接触多了起来。2003年，我到重庆参加卢作孚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。在那个会上，发言最精彩者首推王康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王康来到北京，约我到何家栋先生家中一聚，然后一起看望李慎之的夫人和女儿，促进李慎之遗著的出版。王康一向心高气盛，中国知识分子能被他看得上的并不多。

不久，知道他又投入了一项有关抗日战争的国画创作。最早提出动议的是重庆画家欧治渝。2004年，欧治渝找到王康，提出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，应当为200多名抗日战死的阵亡将领画像，当即得到

王康的支持。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伤军民3500余万，为二战各国死伤总人数之一半；阵亡将士340余万，居各国之首；而阵亡将领200余名，则为二战65国阵亡将领之总和。因为阵亡将领中相当部分属于国军，多年来被人为遮蔽，亲属不敢声张，公众几乎茫然无知。客观叙述事关民族大义和历史正义。王康虽然不是画家，但他此前担任过《抗战陪都》、《重庆大轰炸》、《抗战》等电视专题片的总撰稿，对重庆作为抗战陪都的历史地位，民国政府、民国军队和蒋介石等在抗战中曾发挥过的积极作用，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，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挖掘，使欧治渝感到了一种精神的高度。令欧治渝始料不及的是，他请王康参与，王康却成为这项文化工程的不二主角，画卷也从最初设想的三米长的阵亡将领图，扩展到一千多米长的全球视野的抗日战争全景图。

当今中国进入趋利的时代，没钱办不成事。支撑这个浩大的文化工程，需要巨额投资。王康虽然注册了一个陪都文化公司，

其实手里没有钱，也不热心挣钱，甚至为着心中的理念，有时送上门来的钱也不收。当地政府曾经主动表示愿意投入资金，他谢绝了；台湾方面愿意承担展览费用，他也婉拒了。整个创作过程，一是靠画家的无偿奉献，二是靠理想主义对企业家的感召，让他们自愿捐助。王康是个很牛的人，绝不低声下气、请求施舍。有人说，《浩气长流》的出现，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。我觉得，中国文艺复兴的关键，就在于民间高远的精神追求能否得到适宜的环境。

这部国画长卷虽然于2007年在台北成功展出，但在大陆至今无缘与观众直接见面。我也曾遇到几位从事美术展览的专业人士，建议他们与王康沟通，举办大陆首展。有一位与王康进行了认真的沟通，最后因种种原因未办成。听说重庆将在2015年举行此画的国内首展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若能如期举行，实乃中华文化之盛事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

岳飞回来了

□马永

在中国这个曾经文盲比例相当大的国度，老百姓对历史上那些人那些事却并不陌生。这要归功于流行于民间的大鼓、评书、戏曲对于历史故事的传播。甚至，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，正史史书对于历史的大众传播作用，已经退居次席了。

山东卫视每天播出《精忠岳飞》前后，总要请刘兰芳母子来说一段。我想，这是向这位在30多年前就把岳飞引荐给我们的老艺术家致敬。想当年，工作不需要经常加班，家家户户都可以在下午6:30准备好晚饭，一家人围坐一起，听兰芳老师说：书接上回……于是全家开始吃饭。岳飞，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千家万户。

如今，岳飞回来了！电视连续剧《精忠岳飞》每晚在新闻联播后播出。实际上，无论编导们是否承认，他们会希望电视剧在对评书的挑战中占得优势。观众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电视剧与评书进行比较。

从传播学上来讲，广播和电视，都是电子时代的大众媒介，这

样理解，评书并没有比电视剧显得落后太多。而且，岳飞的故事，感官刺激戏比较少，多数是情节的叙述、场面的铺排，而这种戏，评书艺术家语言的表达，调动听众的联想，形成意象，已经足够了。而且，这种在听众的主动“参与”下产生的意象共鸣，似乎更有价值，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。

这样想，可以判断：语言艺术的评书并没有输给声像为重的电视剧。

但是，后来者总有机会。

首先说当年的评书，之后重播极少，当年的年龄最小的“有效听众”，如今也应该已经40岁以上，年轻人对岳飞，只闻其名，“见个面”的愿望应该是有的，是强烈的。

基于此，如果想对电视剧《精忠岳飞》作一点评论，把视线锁定在听过评书又看了电视剧的人们，以他们的反应来判断电视剧是否成功，思路应该是正确的。

电视剧中，编导们在努力寻找评书里给不了的东西，更希望

有机会弥补前行者的不足。《精忠岳飞》名角不少，演员的俊美，是评书没有的。黄晓明、林心如、罗嘉良、还有“华夫人”，我想，尽可能把能请的明星多召些来，是电视剧成功的一种重要保障吧。

岳飞的故事，不能戏说，编导们甚至不乏“还原历史真相”的冲动。与评书比拼“历史感”也难，因为演义了的那些情节，太深入人心了，无论如何编如何导，总跑不出那个圈。枪桃小梁王，岳母刺字，梁红玉擂鼓战金山，哪一个能少得了？将来还会有挑滑车、八大锤、王佐断臂、柜中缘……一直到“笑死牛皋，气死金兀术”，经典桥段，无以替代。

可是，如果完全按评书的思路去演绎这个故事，注定是干不过先入为主的评书的。

就已经播出的这些剧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编导们在努力地挣扎，想搞出一些新意、深意来。比如岳飞和林心如kiss一下下，把紫薇格格的玉足拿出来洗洗；还有，岳母刺字时，老太太有一番关于“忠”和“国”的高论；还有韦娘娘在鉴赏“清明上河图”时的时事评

论……

不过，这都是小手段，靠这些，很难从根本上为电视剧赢得优势。

编导们还是有办法：秦桧的出场，比评书早了很多！这样，整个剧情就比较早地进入了忠奸斗争戏的模式。

岳飞的故事，其实主要有两个层面，一是与金兀术的斗争，一是与秦桧的斗争。把核心矛盾早一点摆出来，是正确的戏剧思路。可是，秦桧和岳飞面对面地斗争起来，难！因为一个征战在外，一个祸乱庙堂，他们见不着面呀！这也就是为什么评书里秦桧出场比较晚的真正原因，虽然评书有“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”的好手段，但也只能等着岳飞在战场上打出名堂，等秦桧在朝廷混到高位，才可能出现“十二道金牌”、“莫须有”和“风波亭”。

到目前为止，很难讲《精忠岳飞》是否成功，69集呢，慢慢看，再评论吧。

（本文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艺术研究所）

如果人生从中年开始

□王颖

作为一个素以狂野著称的创作者，大卫·林奇常常只负责将你带入一个神秘和非理性的空间，但不负责提供能够让你自圆其说的来龙去脉。相对而言，《穆赫兰道》是他所讲的最能够自圆其说的故事，没有之一。因为这部作品的前三分之二根本就是一场梦，后三分之一才是做梦人的真实生活，梦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最佳挡箭牌。何况还有负责任的影迷，操着弗洛伊德或者伪弗洛伊德的理论，给这场大梦一一作出令其自圆其说的注解—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，能够在淘宝上开家叫做“梦的解析”的小店。他们一定是狡猾的大卫·林奇最喜欢的影迷！作者不靠谱，观众往往就被逼得靠谱了——所有二元对立的关系之间，原本都是博弈。

我对这些网上比比皆是的注解不感兴趣。我感兴趣的只是：这场梦的主人戴安妮，在梦里，把

蒂是那种我们常说的“笼罩着神的光芒”的女孩，她美丽、乐观、善良、自信，一来到好莱坞就给她铺好了金光大道，试镜展露了卓越才华，导演亚当与之一见钟情。而卡米拉呢，在梦中变成了一个被追杀的失忆女孩，她失魂落魄、柔弱可怜，一切全靠贝蒂，没有贝蒂她寸步难行。贝蒂是她的天使，是她的一切，她爱她爱到无条件献身。

弗洛伊德认为，梦是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的替代性满足。所以，你看看吧，戴安妮的梦！

大卫·林奇几乎从不解释这部电影，他只是概括地说：这是一部关于爱情、秘密和好莱坞之梦的电影。爱情和好莱坞之梦全都是大俗套，只有“秘密”值得琢磨。这个电影说的秘密就是：人往往都是不喜欢自己的，所以他们在梦中把自己想象成完全相反的人。

所以，颓废、灰色、充满挫败感的戴安妮，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那么阳光的天使女孩！这是这个故事最让人伤感的地方。

忽然发现，作为一个中年人，我好久不做梦了。按照前面所说，不做梦的原因应该有二：第一，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；第二，不再有愿望。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，经过三十多年的拉锯战，这个中年人终于和自己和解了，无条件地接受自己、喜欢自己，不再有挫败感，甚至法令纹和白发都伤害不了ta。中年人，再也不需要梦带来的替代性满足。他们自己是架好机器，生产一切可以让自己满足的必需品。

所以偶尔，会有一个诡异的念头闪过：如果人生从中年开始。自嘲，又欣慰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，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，电影学硕士导师）